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十三經  
註疏所收)  
撰者 魏 何晏 集解, 宋 邢昺 疏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經-四書 論語-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376200

# 卷十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而第一疏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  
 之名及第次也當第子論撰之時以論  
 載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篇中  
 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  
 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  
 乎行德曰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  
 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  
 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  
 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  
 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注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3038

No. ....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諸註疏解經卷第十三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路第十三

疏

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

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  
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為次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註

子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

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

註 子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

倦則可 疏 子路問政至無倦。正義曰此章言政先



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可以政役之事勞之則民  
從其令也請益者子路嫌其少故更請益之曰無倦  
者夫子言行此上事無倦愈則可也。易曰說以  
使民民忘其勞。正義曰此周易兌卦象辭文也言  
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  
忘其勞苦也引之以證先之勞之之義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註王曰言為政當先

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救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註孔曰女所

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註仲弓至舍

曰此章言政在舉賢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者非雍

為季氏家宰而問政於夫子也子曰先有司救小過  
舉賢才者有司屬吏也言為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  
所司而後責其成事救小過寬則得衆也舉用賢

官得其人野無遺逸是政之善也曰焉知賢才  
而舉之者仲弓聞使舉賢意言賢才難可徧知故復  
問曰安知賢才而得舉用之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  
知人其舍諸者舍置也諸之也夫子教之曰但舉女  
之所知女所不知人將自舉之其肯置之  
而不舉乎既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註包曰問往將何

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註馬曰正百事之名子路

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註包曰迂猶遠也言孔

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註孔曰野猶不達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註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

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

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王曰所

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疏曰此章論政在正名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者奚何也案世

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

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

為政故子路問之曰往將何以先行子曰必也正名

守者言將先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夫子之

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曰有是哉夫子之

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曰有是哉夫子之

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曰有是哉夫子之

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曰有是哉夫子之

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曰有是哉夫子之

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曰有是哉夫子之

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曰有是哉夫子之

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曰有是哉夫子之

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曰有是哉夫子之

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曰有是哉夫子之

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曰有是哉夫子之

於事也向其正名乎子曰野哉由也者野倫不

義而便言迂遠也言君子於其所不知蓋當闕而勿

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謂之迂遠不亦野哉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與禮樂不與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者此孔子更陳正名之理也夫事以順成名由言

舉名若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

事不成則君不安於上風不移於下是禮樂不與行

也禮樂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不中也刑罰在監民

則踏地焉天動懼刑網故無所錯其手足也故君子

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苟且若名之不可言也此正名之事非為苟且也君

事必使可明言也此正名之事非為苟且也君子於

苟且若名之不可言也此正名之事非為苟且也君

吾論三

三

則天壽

文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風俗移易先入樂聲  
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可以移  
風易俗也云云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者禮運云禮  
者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  
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又樂記曰五刑  
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遠矣故禮樂二  
者不行則刑罰淫濫而不可得而明言者若禮人名不  
正義曰云所名之事必不可得而明言者若禮人名不  
以國以國則廢名是不可明言也云所言之事必不可  
得而遵行者緇衣曰可言也熊氏云君子弗言也  
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熊氏云君子賢人可行不  
可言作凡人法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  
日不可言說以為法是不可遵行也是  
以可明言可遵行而後君子名言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

圃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

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曰情實也

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

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樊遲至用稼。正

忠信為治民之要樊遲請學稼者樹五穀曰稼第子

樊須請於夫子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子曰吾不

如老農者孔子恐其不學禮義而學稼種故拒之曰

稼種之事吾不如父老之農夫也請學為圃者樹菜

蔬曰圃樊遲又請於夫子樹蔬菜蔬之法曰吾不  
如老圃者亦拒其請也言樹蔬菜蔬之法吾不如父  
老為圃者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樊遲既請  
而出夫子與諸弟子言曰小人哉樊須也謂其不



學禮義而學農圃故曰小人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  
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者孔子遂言禮義與信可以教民也禮母不敬故上  
好行禮則民化之莫敢不敬也人聞義則服故上好  
行義則民莫敢不服也以其情物亦以實應之故  
上若好信則民莫不用其情猶情實也言民於上  
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焉用稼者此又言天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  
則四方之民咸化自來皆以襁負其子而至矣  
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註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正義曰樹者種植之名五穀者黍稷麻麥豆也周  
禮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周禮太宰職  
云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菰曰圃園其樊也然則園  
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蔬  
則菜也鄭云周禮注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蔬  
不熟為饑即璞曰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註  
者以器曰種○正義曰博物志云織  
縷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子曰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多亦奚以為註專猶獨也疏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才學貴  
於適用若多學而不能應用則如不學也誦謂誦周  
禮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詩有國風雅頌凡  
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  
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今有人能誦詩文三百  
篇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達使於  
四方不能獨對諷誦雖多  
亦何以為言無所益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註令教令

也疏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身若正不在教令民自觀化而行之  
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

卷之三

五

身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

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

如兄弟子評論魯衛二國之政相似如周公康叔

之為兄弟也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

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王曰荆與蘧瑗史鮪並為君

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謂至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稱謂衛公子荆有

君子之德也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始有曰苟合矣

者家始富有不言已才能所致但曰苟且聚合也少

有曰苟完矣者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

曰苟美矣者富有大備但曰苟且有此富美耳終

善後之心也。王曰荆與蘧瑗史鮪並為君子。

子適衛冉有僕孔子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

子曰庶矣哉孔子曰庶矣哉又何必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適至教

曰此章言治民之法也子適衛冉有僕者適之也孔

子之衛冉有為僕以御車也子曰庶矣哉者庶眾也

至衛境見衛人眾多故孔子歎美之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者言民既眾多復何加益也曰富之者孔

子言當施舍薄歛使之衣食足也曰既富矣又何加

焉者冉有言民既饒足復何加益之曰教之者孔子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

乃有成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

道也苟誠也期月周月也謂周一年之十二月也孔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

滿三年乃有成功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曰勝殘去殺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

也子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殺矣誠哉是言也。正義曰此章言善人君子治至於百年以來亦可以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

言孔子信之故曰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而王三十年曰世此章言如有受天命而王天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人在先正其身也苟誠也誠能自正其身則雖令不從如

子曰退朝

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政** 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子曰其事也註馬曰

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註馬

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

聞之疏舟子至聞之。正義曰此章明政事之別也

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孔子訝其退

朝晚故問之對曰有政者舟子言有所改更匡正之

政故退晚也子曰其也如有所政雖不吾以吾其與

聞之者孔子言女之所謂政者但凡行常事耳故如

有大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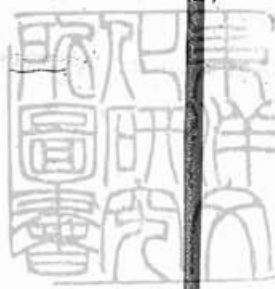
之也。註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周氏以為

夫子云雖不吾以吾其與聞皆論若朝之事故云罷

朝於魯君鄭玄以舟有臣於李氏故以朝為李氏之

朝少儀云朝廷曰退謂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謂

曰退以近君為進還私遠君為退朝此退朝謂罷朝



也。傳曰馬曰事者凡行常事。正義曰案昭二十五年  
為政在臣為事杜意據此文時舟子仕於季氏補季  
氏有政孔子謂之為事是在君為政在臣為事也何  
晏曰為仲尼稱孝友是亦為政明其政事通言但隨  
事大小異其名耳故不同鄭杜之說而取周馬之言  
以朝為魯君之朝以事  
為君之凡行常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註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

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註孔曰事

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喪邦

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孔曰言無樂於

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

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乎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

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定公至邦乎

章言為君之道也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者

魯君定公問於孔子為君之道有一言善而可以興

其國有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

也孔子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故云言不可

以若是其幾也者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

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也孔子對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

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

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

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

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

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

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

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葉者至者來正義曰此章莖葉縣尹問

為政之法於孔子也子曰當施惠於近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

五百八十八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註** 子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

大則大事不成 **疏** 子夏至不成。正義曰此章第子

之法於夫子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者言事有程

期無欲速成當存大體無見小利也欲速則不達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者此又言其欲速則見小利害政之

意若事不可以速成者而欲其速則其事不達矣務

見小利而行之則妨 **疏** 大政故大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 **註** 子曰直躬直身而行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註** 周曰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矣 **疏** 公至中矣。正義曰此章明為直之理也葉

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而子證之者此所直行

中之事也而有因而盜曰攘言因羊來入已家父即取之

而子言於孔子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者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

言吾黨之直者異於此證父之直也子苟有過父為

隱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

為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

躬欲以此言毀譽儒教抗衡中國夫子

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 **註** 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夫而



不行樊遲至棄也。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行也。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凡人居處多恭敬執事則懈惰與人交則不盡忠唯仁者居處恭敬執事敬慎忠以與人也此恭敬及忠雖之適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棄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註子曰

有恥者有所不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

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註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

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註鄭曰噫心不平之聲

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註子貢至算也。正義曰此

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士有德之稱故子貢問曰何

曰其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

方不辱君命可謂之士矣者此答士之高行也言行已

之道若有不善恥而不為為臣奉命出使能遭時制

宜不辱君命有此二行可謂士矣子曰敢問其次者子

貢復問士之為行此於二者云子曰宗族稱孝焉

鄉黨稱弟焉此孔子復為言其土行之文也宗族同

宗族屬也善事父母為孝宗族內親見其孝而稱之

善事長上為弟鄉黨差遠見其弟而稱之也曰敢問

其次者子貢又問更有何行可以為次於此也曰言必信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於此也曰言必信

為言其次也若人不能信以行義而為之硜硜然者小人

能相特度宜所欲行者必果敢為之乃硜硜然者小人

之貌也言此二行雖非君子所為乃硜硜然者小人耳

抑辭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之士其行何如也子曰憲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者噫心不平之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孔子見時從政者皆為士行唯小器耳故心不平之而曰噫今斗筭小器之人何足數也言不足數故不述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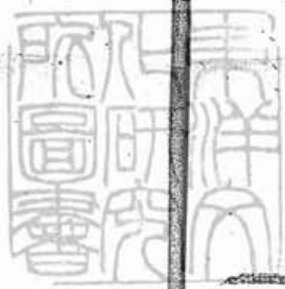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包曰中行行能

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為也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

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疏子曰至

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不純一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者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者此說狂狷之行也狂者



多進退取其恆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恆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其恆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孔曰南

人南國之人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善矣

包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曰此

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

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

至已矣。正義曰此章病性行無恆之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者南人南國之人也巫主接神除邪醫主療病南國之人嘗有言曰人而性行無恆不可以為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恆

易經

卷三

小

或承之也善夫者孔子善南人之言有徵也不恆其德  
夫易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者孔子既引易文又言  
至承之。正義曰云此易恆卦之辭者謂此經所言  
是易恆卦九三爻辭也王弼云處三陽之中居下體  
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  
在乎恆而分無所定無恆者也德行無恆自相違錯  
不可致詰故  
或承之蓋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心和然其

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  
曰不和 疏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志行不同之事  
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  
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 疏 子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

疏 子貢至惡之。正義曰此章別好惡子貢問曰鄉

人皆好之何如者言有一人為一鄉之所愛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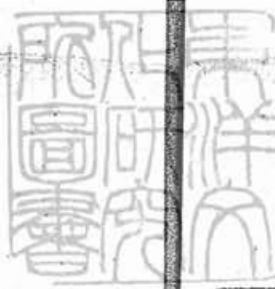
一鄉皆惡此人與之同黨故為眾所稱是以未可鄉

人皆惡之何如者此子貢又問夫子既鄉人皆好未

可為善若鄉人眾共憎惡此人何如可謂善人乎子

曰未可也者言亦未可為善或一鄉皆善此人獨惡

故為眾所嫉是以未可為善或一鄉皆善此人獨惡  
言鄉之善人善之惡人惡之真善人也。注 子曰至  
惡著。正義曰言鄉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鄉人皆  
惡之是惡惡不著若鄉人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則





是善善分明  
惡惡顯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

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論子曰至備焉。正義曰此章

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者言君子小人不同之事也子

使事不受妄說故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德若人說已不以道而妄說則不喜說也是以難說

也者小人器而官之不以道而責備故易事小人難事而易說

人也求備焉者此覆明易說難事之理以小人為人

說媚雖不以道而妄說之亦喜說故易說也及其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自縱泰似

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不泰。正義曰此章論君子小人禮貌不同之事也

君子自縱泰似驕而實不驕小人實自驕矜而強自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

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

性行近於仁道也仁者靜剛無欲亦靜故剛近仁也

仁者質樸故木近仁也仁者其



卷三

四

則泰高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惇惇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馬曰切切

惇惇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正義曰此章問

士行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問士之行

何如也子曰切切惇惇怡怡如也可謂士也者此答

士行也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者此覆明其所施

也切切惇惇相切責之貌朋友怡怡以道義切磋琢磨

施於朋友恭故怡怡施於兄弟也

倫當相友恭故怡怡施於兄弟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包曰即就也戎

兵也言以攻戰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

法也善人謂君子也即就也戎女也言君子為政教

民至於七年使民知禮義與信亦可以就兵戎攻

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致破敗是謂棄之若棄卿也



之亦也善七年者  
次子以意言之耳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

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致破敗是謂棄之若棄卿也

疏解經卷第十三

疏解經卷第十四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憲問第十四

正義曰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爲仁知耻脩己安民皆政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

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

邦無道穀耻也

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

耻辱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馬曰克好勝

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爲難

